

# 龍眼乾煎卵

陳明芳

寒人透早拄欲六點，天毋甘願光，我嘛猶毋甘願醒，干焦冷風上骨力，對我的毛管空鑽入去，規身軀走透透，連棉襪被本成的燒烙嘛予伊吸了了。全款的季節、全款的早起，無全款的是，我已經真久毋捌食過阿媽彼碗龍眼乾煎卵矣。

我讀國中的時，逐工攞著騎鐵馬，拚一段四公里的路途，覘過幾若个庄頭，盤過埔鹽去到福興的學校。雖罔這是一逝直溜溜的路途，毋免彎來幹去，毋過若是拄著透風落雨，抑是大寒的時陣，我就感覺家己親像是欲去西天取經，毋知佗一工才會到位？好佳哉，我腹肚內彼碗龍眼乾煎卵法力無邊，有食有氣，予我會使擋到學校，毋驚霜風的凌治。

阮阿媽毋是一个真勢勢煮食的婦人人，毋過伊攢食的攞誠有心。寒人透早，佇我面漚面臭趕欲出門的時，伊攞會好聲好說共我吩咐彼碗龍眼乾煎卵是用烏麻油煎的，閣有濫米酒，姑情我絕對愛食落去較袂驚寒。我看彼碗煎卵毋但色水涸涸，閣有淡薄仔臭火焦，實在是袂開脾。毋過阿媽七早八

早就佇灶跤無閒顛顛，用伊預顛煮食的跤手，拚時間趕佇我出門進前，兇兇狂狂彼碗煎卵掙咧，從對我遮來，袂輸查某嫋嫋咧侍候小姐全款。我煞遐爾仔惡質，對伊歹衝衝，實在不應該。想到遮，我就連鞭共彼碗煎卵接過來，兩喙做一喙共哺哺吞落去。想袂到彼碗外表真無贏面的龍眼乾煎卵，食起來煞有一種連山珍海味都無法度比並的滋味。龍眼乾的芳甜勻勻仔佇喙空浞開，溫馴的特性予人食了袂飢；米酒的熱情細膩仔跟綴薑母的老步定，寬寬仔安搭規身軀受寒的每一跡。尾仔是烏麻油佇喙內疊甲湊滿滿的喉韻，是一種無論經過偌久，攞會一直數念的癮。

阿媽的龍眼乾煎卵，伴我度過國中綿爛讀冊彼三年的寒人早起。讀高中了後，我就離開厝。一直到讀大學、出社會，我佻故鄉煞愈來愈疏遠。如今阿媽的形影我已經無機會通閣看著矣，毋過彼碗龍眼乾煎卵的滋味，佇逐年的寒人早起，攞會溫暖我的記持。